

全  
民  
精  
品  
閱  
覽  
庫

特文学

# 人间烟火

朱铁军 主编



好为人师 / 崔敏

新娘来到白杨镇 / 丁燕

我们都是“天上人” / 裴蓓


满面笑容 / 武歆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# 人间烟火

朱轶军 主编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人间烟火 / 朱铁军主编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7.1

(全民阅读精品文库)

ISBN 978-7-5171-2149-7

I. ①人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3940 号

出版人: 王昕朋

总 监 制: 朱艳华

责任编辑: 佟贵兆

封面设计: 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[www.zgyscbs.cn](http://www.zgyscbs.cn)

E-mail: [zgyscbs@263.net](mailto:zgyscb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7.75 印张

字 数 220 千字

定 价 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149-7

# 出版前言

《特文学》系列丛书所编选的作品，均为2006年至2016年间《特区文学》杂志所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，按作品的题材分为《岁里春秋》《人间烟火》《仕说新语》《此去经年》《五行八作》，共五卷，包含24位国内知名作家的33篇纯文学力作，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在发表后被多家选刊转载，其中有获得各类文学奖项的，有收入年度选本的，也有被改编为影视剧本搬上荧幕的。

作为深圳特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纯文学期刊，《特区文学》杂志在打造“新都市文学、文学新都市”的办刊理念下，多年来较为倾向于涉及城市题材的纯文学作品，其中“深度叙事”与“质感文本”两个固定栏目，发表了一大批城市文学范畴的小说精品。因此在本系列书编辑之初，我们也以“叙事性、可读性、文学性”为选题宗旨，侧重于城市题材进行了作品的选择。

现下的时代，高度的科技化与商业化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场域，城市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变得空前的复杂、新颖、多样，同时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迭代，也将传统的阅读方式推向了碎片化的趋势。信息的爆炸带给文学艺术的影响与刷新，也在悄然裂变。几乎每一天，我们都能接收到与素常认知更为不同的新事物发生。

传统文学随之也进入了新的时代。因此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与文学生态中，进行怎样的文本书写、怎样的艺术传达，不仅仅是作家与读者，同时也是编辑们所面临的选择课题。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，我们着意选取了叙事角度特别、题材新颖特殊、文学性与艺术性具有较高水准，并保持着传统的纯文学作品优良基因与特别的阅读价值的若干作品。

因此，我们将本套丛书命名为《特文学》。我们希望通过这三十余篇异彩纷呈的中、短篇小说，为您开启一条重温与新识、质感与深度并存的、独特的阅读之旅。

编者

# 目录

好为人师…崔敏 /1

新娘来到白杨镇…丁燕 /27

我们都是“天上人”…裴蓓 /69

流失…童仝 /111

满面笑容…武歆 /153

红妆…舟卉 /187

母子平安…周海亮 /233

# 好为人师 / 崔敏

印象中，学数学的人是很闷的。陈景润大伙儿都知道，出门打酱油，不小心就与电线杆子来个亲密接触，结果还埋怨电线杆，戳得不是地方。相传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在上第一堂课时，面向黑板，写啊写，说啊说，将后脑勺对着学生。他害怕，准确地讲，是恐惧，不敢正视莘莘学子的眼睛。到了晚年，干脆闹起绝食，疑神疑鬼，总以为有人要在肴馔里下毒，加害于他。就这样，两千五百年来，在数理逻辑领域，唯一能与亚里士多德媲美的人，抑郁而亡。

蒯骥途是学数学的，没那么些毛病，当然，成就也有限，硕士毕业后去了师大附中。本来有一家研究所想要他，结果不了了之，没“跑”进去。同门师兄宽慰道，现今的科研机构，谁在“摇铃”？海归。动辄斯坦福、普林斯顿、麻省理工，咱这资质，也就老、少、边、穷，进去了，无非一碟菜，有个毯意思。蒯骥途扑掌一下脑袋，笑了，没脾气。

师大附中也不简单，省市两级重点，可谓卧虎藏龙，问题是父亲总犯病。按母亲的说法，你爸退休后，就换了个人，娇气得很。稍稍有些腹泻，赶紧吃药，两三种药同时吃，腹泻是止住了，又开始便秘，更难受，哼呀咳呀地喊，一喊，心脏不得劲了，早搏，蒯骥途得立马往家赶。师大附中位于南郊，父母住在西郊，红旗厂的福利区，跑一趟，光是耗在路上的时间，少

说两个钟头。蒯骥途还有个姐姐，姐姐离家近，但父亲有父亲的主意，养儿干嘛？不就是防老么。因此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吩咐母亲打电话，速归。蒯骥途苦不堪言，三年后，转到了家门口的红旗中学。

红旗中学是红旗厂子弟学校，蒯骥途本人生于兹长于兹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都是有感情的。有感情就舍得卖力气，孜孜矻矻，领导很器重。更何况，师大附中过来的，直接就带高一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儿子扬眉吐气，父亲安逸多了，连个喷嚏都很少打，海晏河清。

日子久了，颠过来倒过去，重复教材上那点内容，蒯骥途不大满意。都说教师好比蜡烛，燃烧自己照亮他人，蒯骥途想让自己这根“蜡烛”，烧得更旺一些，势头更猛一些，话就多了。按理讲，做教师的，话多够不上毛病。但蒯骥途不一样，他是岔开来，跟烟花似的，烂漫了。讲几何就几何呗，能扯到庞加莱猜想、佩雷尔曼，甚至法国人帕斯卡尔。帕斯卡尔不仅研究水银气压计、概率论，还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……同学们笑了，活活泼泼，气氛很热烈。但考试成绩并不理想，倒也没下滑，仅仅比预期的“上一个台阶，跨一大步”有距离。家长们议论纷纷，教导主任不干了。

红旗中学是所普通学校，高中部每年有四个班毕业，考上一二本的，也就两个班，差强人意。校长是新来的，有抱负，光有抱负能行吗？不行，办教育还得有钱。进入新世纪，红旗厂改为红旗集团了，蒸蒸日上，计划在不远的将来，再建一栋教学楼，扩大规模，使高中应届毕业生考上一二本的占到百分之八十，进入市级重点中学的行列。而教导主任兼着校长助理呢，啥角色？上传下达的角色。

他找蒯骥途谈工作，可谓是苦口婆心，说得自己眼都红了：蒯老师，你的任务是提高升学率，不是课堂上的笑声。升学率上来了，达标了，我将召集全校师生大会，请你坐在主席台上，让你痛痛快快地笑，美美地笑，笑上十分钟……蒯骥途搔了搔头皮，说，感觉有点傻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有点傻。”

就因为这一句话，蒯骥途直接从高中部到了初中部，教数学。其实呢，就是一种警告，让你明白，喇叭是铜锅是铁，不能乱来。上课就好好上，有教学大纲呢，没边的事，无关的闲话、废话，少扯。初中的担子也不轻，那都是基

础、根底，但收入要差一些，蔺骥途不在乎，无非换了间教研室，面对新的、更加稚气的面孔。当然，课堂上有所收敛，领导的意图，不就是让你收敛吗？

两个学期过去了，方方面面的关系理顺了，老毛病开始抬头。忍不住，就像一粒草籽落在地里，经过雨露阳光的滋润，嫩芽拱着拱着，破土而出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蔺骥途讲完勾股定理，还剩余些时间，孩子们左顾右盼，等着下课。他笑咪咪，说公元前五世纪，有位数学家叫芝诺，他提出了一个悖论，很有意思。孩子们的眼睛瞪圆了，水汪汪，一眨不眨，蔺骥途来劲了。譬如你们从家到学校，有五百米的，有一千米的，是不是？是，孩子们异口同声。对，不管多少米，必须先走完一半的路程，再走完一半的一半，没错吧？没错，孩子们都有些雀跃了，小脸通红，不知蔺老师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蔺骥途洋洋得意，而任何一个分数，都可以被2来除，哪怕你站在学校门前，就差一步了，不行，还得拿2来除，一直往下除……从理论上讲，你永远也迈不进学校的大门。

下课的铃声骤然响起，蔺骥途拍了拍手上的粉笔末子，同学们，下课。同学们鼓掌跺脚，像疯了一样。太好玩了，比勾三股四弦五有意思多了，眼巴巴盼着下一堂数学课，蔺老师最好能讲些更有趣的故事来。小孩子心里搁不住事，加醋添油，回去显摆，第二天就有家长闯进学校，鸣嗷乱喊，情绪很激动。意思就是：还进不了学校的门，我不来了吗，我们不仅来了，还楼上楼下跑了个遍。除以2？我看他是二百五，脑袋被挤了！姓蔺的不滚蛋，我们娃娃可转学呀！

事情闹大了，不得不开会研究，并最终做出决定：蔺老师暂时离开教学第一线，去总务上报到，以观后效。教导主任指着蔺骥途的鼻子，就你能？马上就有一个博士、三个硕士进来，全是学数学的。咱现在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离了你，红旗中学会垮掉吗？！

这真是一个问题，大问题。蔺骥途歪着脑壳，一缕阳光恰好打在他的脸上，嘴角努了努，陷入了沉思：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，人变老，建筑坍塌，山脉跟海岸线受侵蚀，是无法避免的事。教导主任的头发，一根根耷起来，半边脸开始抽搐，抖个不停。蔺骥途害怕了，悄没声，回到教研室，归拢归拢，同事们不说话，目光却充满了关切。蔺骥途抱起一堆教案文具，走到门口了，眼睛眯了眯，我敢肯定，地球还在转动。紧张的空气和缓下



来，有位老教师，端起茶缸，在桌上磕了磕说：“你不能抬屁股就走，得请我们聚一聚。”

“已经安排好了，晚上六点半，春来和大酒楼，不见不散。”

“哄”的一下，整个教研室语笑喧阗，蒯骥途要的就是这效果。他颌首示意，你们忙你们忙，不送不送。老教师呷了口茶说：“你可真能啰嗦，晚上我是不弄白的呀，尽闹笑话。”

“干红干红，张裕解百纳怎么样？”

学校里的总务，无非后勤保障这一块。开车有司机，线路维护有电工，桌椅板凳坏了，从校外请木工师傅统一处理，看起来，没蒯骥途什么事儿。等等，不是还有保洁员么，冲洗个厕所，清除垃圾，四五位呢。总务处主任过去教语文，因椎间盘突出站不住，干起了行政，还是爱惜人才的。蒯骥途脑筋活，肯读书，来总务待几天无非权宜之计，避避风头，弄不好，人家就撂了挑子。如今最吃香的，一是英语老师，接下来，就是数学老师，身怀利器，走到哪儿都不怕。因此，他多少有些犯难，用委婉、近乎商量的口吻说，蒯老师，你就给咱负责环境卫生，花草树木，咋样？蒯骥途给主任一支烟，点上，没说行，也没说不行，样子憨憨的。主任拍了拍他的肩，放心，不用你亲自干，就监督监督，有不听话的，找我。

没啥不放心的，蒯骥途干一行爱一行，精神饱满得很，根本闲不住，从工具间操起一把树剪，在操场边的灌木旁，站了很久。上体育课的学生十分好奇，说蒯老师，你怎么不动手？蒯骥途蹙了蹙眉，我在考虑修剪方案，是平整呢，还是带一些弧线？调皮捣蛋的孩子免不了出馊主意，弧线好，跟波浪似的，有层次感……结果那排豆瓣黄杨，在阳光下开始起伏、跌宕。修剪完毕蒯骥途灰头土脸一身臭汗，累点倒没啥，关键是脏。你想啊，灌木的犄角旮旯、缝隙间，积攒了多少蛛网、虫豸、粉尘以及来历不明的颗粒。他双手叉腰，瞅了眼阳光下亮晃晃的操场、教学楼，喃喃自语道，恪尽职守的保洁员，不比仰望星空的霍金来得更容易。心生感慨的蒯骥途疲疲沓沓，踱进“大众”浴池，搓了个澡。出来，买了瓶绿茶，还没喝呢，电话响，是总务处主任。主任嗓音嘎哑，带着哭腔，蒯老师啊蒯老师，校长把手机都摔了，限咱明天天亮前，将豆瓣黄杨的疤癞头恢复成平头，赶紧吧！信号就断了，那一年，蒯骥途三十七岁。

## 二

蔺骥途中等身材，脑袋圆滚滚，板寸。出门前，总要在镜子里照一照，头发、领口、唇髭，看看有无瑕疵。再忙，衬衫是天天换的，皮鞋锃亮，遇见同事、学生，还没说话呢，自个儿先笑了。惟独一点，老大不小了，形影相吊，这要怨他自己。蔺骥途谈朋友有两个先决条件：身高一米七三以上，另外，不戴眼镜。一竿子下去，树上的青枣，大半不见了。

蔺骥途本人一米七三，他说从优生优育的角度讲，对方不能再矮了。孩子的身高大都随父母，社会日新月异，将来无论生男娃还是生女娃，个头摆在那儿，起码，排排场场的，工作、生活，相对要容易些。这话听上去，还算靠谱。至于眼镜，则显得牵强，不伦不类了。蔺骥途是个近视眼，读书的时候就戴眼镜了，按他的说法，两个眼镜在一起亲热，肌肤未接触呢，镜片先挨上了，磕磕碰碰，影响情绪。哪有不透风的墙？学校戴眼镜的女教师，再遇见蔺骥途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脾气大一些的，走个照面，啊呸，有痰没痰，都吐一口，清清嗓子。身材高挑不戴眼镜的姑娘多着呢，人家还嫌你瓜眉饧眼，见人就笑，肯定差窍。

也曾与“世纪金花”的一名营业员见了两面，彼此都还满意。恰逢女孩要过生日，蔺老师想表示一下，在“左岸”西餐厅订了座位。怎奈学校事多，走不脱，当他紧赶慢赶手捧鲜花跑过去，迟到了半个钟头。十分颜色的姑娘哪有省油的灯？再打电话，根本不接，发来一条短信，去死吧！蔺骥途的婚事，就给耽搁了。

来到红旗中学不久，学校给厂里打了报告，说是引进的特殊人才，照顾他，分了一单间。过了两年，那片小区棚户改造，家里赞助十万，买了套回迁房，比市场价便宜不少。一天，有位英语老师兴冲冲跟他直招手。原来，英语老师也买了套房，期房，听说蔺骥途刚搞完装修，大方别致，花钱还不多，想参观一下，心中也有个底。约好时间，来了。本来挺顺利，该看的看了，该问的也问了，材料、价格、是否装地暖，请哪家公司设计的，可以说其乐融融。

英语老师水都没喝一口，准备走了，可蔺骥途多了个嘴。说你真不容易，一个人，带着儿子，在“紫薇”买房，那可是高档社区啊，比这贵多

了……英语老师垂下眼睑，嘴角扯了扯，眼泪就下来了。蔺骥途心软，见不得女人的眼泪，拽出一沓纸巾，递过去。英语老师将眼镜摘了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啜泣。人就怕触到软肋，一直以来，英语老师爱说爱笑，性情活泼，很久没哭过了。动静越搞越大，蔺骥途慌了手脚，又是端茶，又是拧热毛巾（纸巾哪里管用，脸都花了）。这番闹腾，难免有肢体接触，情感正脆弱着，心理防线一触即溃，半推半就，上了床。事毕，英语老师嗔怪道，你不是说，戴眼镜的，谢绝入内吗？蔺骥途抹了把额上的汗，那都是浑话，当什么真。

“你呀，就不是个好东西。”

时候不早了，英语老师起身穿衣，乳房颤颤巍巍，蔺骥途紧紧握住，两人又做了第二道。

从此就有了来往。毕竟当教师的，课业繁重，也就寒暑假，能腾出点空闲。这期间，谁都没提结婚的事。英语老师旁敲侧击过几回，蔺骥途支支吾吾，跟个傻子似的，英语老师明白了，紧锣密鼓，又搭上一公交公司的调度员。调度员也是离异，带着女儿，英语老师踌躇了，爱情的天平，在蔺骥途与调度员之间，摇来摆去。抛开别的因素，论男女私情，当然更喜欢老蔺。老蔺有耐心，床第之欢，一双手上下游走，都舍不得唤她的名字，咕咕啾啾，一口一个“乖”。英语老师紧紧搂住老蔺，满脸潮红，险些晕厥过去——她是感动的。

感动归感动，爱情却不能当饭吃，蔺骥途离开教学第一线，收入明显下降，英语老师郁郁寡欢，鼻翼两侧的雀斑愈发的夺目，连话都懒得说了。

其实，蔺骥途对英语老师没啥意见，带个孩子也不是问题，而一旦结婚，两口子都在中学任教，他受不了。忙，不是一般的忙，昏天黑地屁滚尿流得忙。层层加码，比学赶帮超，校园里的横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，争上游，争第一，再铸辉煌。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，回到家，往往晚上七点以后了，披星戴月啊。到了周末总算能喘口气，有些老师还要带家教，连轴转。

蔺骥途不带，钱这个东西，挣得完吗？尤其最近几年，各种津贴、补助，一直见涨。稀里糊涂的，他发现手机里多出了五百块钱。当天夜里有家长打进电话，说蔺老师，我帮你存的，你们太辛苦，今后手机费用这类小事就不要管了，孩子的学习还请多操心……哪有无缘无故的爱？你好意思

关机吗？正洗着澡，电话响，那孩子有道题卡了壳，蔺骥途光着屁股讲解，窗帘都没拉，顾不上拉。钱都替你交了，无非图个方便，授业解惑，那就赶紧讲吧。逢年过节，家长有送购物卡的，烟酒的，名目繁杂。最夸张的，是去年，一位面目黧黑的汉子扛了两袋大米爬上三楼，说蔺老师，我也没啥送的，在市场卖大米，黑龙江五常大米……蔺骥途哭笑不得，学给英语老师听。

“这有啥吗？”英语老师撇着嘴，“有送我化妆品的，包包的，鞋子的，都可以开杂货铺了。”

“可是”，蔺骥途点燃一支烟，“咱的工作就是讲课，没讲好家长应该骂娘才对，怎么送起礼来了？”

“那是心意”，英语老师捋了捋发梢，幽幽道。“咱累死累活，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蔺骥途摇了摇头，不对，你知道外人喊咱啥？眼镜蛇，这是好话吗？！

英语老师转身就要走，明显不爱听。蔺骥途哎哎哎喊住她，晚上有空吗？

“干嘛？”

“请你吃饭，我新发现了一家馆子，烧鸡公那叫一绝。”

“辣兮兮，有啥吃头？”

“那就苏浙汇？”

“油腻腻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”

英语老师走远了，蔺骥途抬头望了望天，怅然若失。揣摩女人的心思，不亚于解一道数学难题，譬如黎曼假设，都不敢想，一脑门子的汗。

因此，除了在感情上有些落寞，不再教书了，备课讲课，蔺骥途反倒觉得轻松。前几年，他在股市投了些钱，没怎么买卖，一直顾不上。现在好了，成了保洁员的头儿，坐在操场的一隅，摆弄起手机，半年下来，竟“骑”上两匹黑马，是真“黑”，一家伙就赚了将近三万。想不到，简直太意外了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蔺骥途晃晃悠悠，去了“领地”咖啡屋。

自打将豆瓣黄杨给“糟践”了之后，总务处主任近乎央求了，你千万别动手，想逛就逛去，回家睡觉也行，有事给你电话。蔺骥途明白了，这叫眼不见心不烦，也好。“领地”位于二环边，闹中取静，午后这段时光，客人稀少。蔺骥途坐在角落里，要一支雪花啤酒，翻阅随身带来的报纸杂志，多

半与股票有关，圈圈点点。吸口烟，扫一眼窗外，招呼服务员，小妹，再来一支。蔺骥途一般情况下喝完两支雪花就撤了，去学校露个脸，回家。学校、咖啡屋、家，刚好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。对这个发现，他很满意，稳定。一来二去，靠窗的座位，成了老蔺的专属，用不着吩咐，晶莹剔透的雪花就上来了。蔺骥途欠一欠身，字正腔圆，还是个男中音，谢谢。小妹斟着酒，瞄一眼报纸杂志，说你炒股呀。

“对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吧。”

小妹的语气变了，起码上飏了两个声线：我也炒股，怎么赔得一塌糊涂？

有意思。蔺骥途饶有兴致看了看姑娘，眉眼纤细，头发漂染过，斑斑驳驳，有那么点栗色的痕迹。这里面水深着呢，蔺骥途靠在椅背上，像个长者似的，侃侃而谈。约翰·纳什知道吗？博弈论、均衡论……

小妹手背后，稍微侧了侧身，带着几分俏皮。您贵姓？免贵姓蔺，喊我老蔺好了。说着话，拿过笔来，工工整整，写下蔺骥途三个字。骥就是马，良驹，骥途，锦绣前途。

“蔺老师，你就叫我小珂吧，王字旁，可以的可。”

“美玉呀——”

小珂走了，去招呼别的客人，蔺骥途灌下一口啤酒，压了压，感觉有些失态，甚至是佻达了，不像话。他三天没去“领地”，脑子里却溢满了姑娘窈窕的身影，尤其那股俏皮劲儿，宛如一只毛茸茸的小兽，憨态可掬。第四天午夜时分，“领地”咖啡屋光影烁烁，一桌客人在玩纸牌，还有一对情侣模样的年轻人相向而坐，絮语喁喁。蔺骥途拾阶而上，小珂抿了抿嘴唇，这么晚了，才过来？

“睡不着”，他揉了揉太阳穴，仿佛在自言自语，“你们也快下班了吧？”

“如果都像你这样睡不着，我们老板最高兴了……”

前边我们说过，红旗厂位于西郊，又是军工企业，当初规划的时候就远离市区。从生产的角度，安全的角度，规划是合理的、适宜的。随着城市化的扩张，近些年大兴土木，二环、绕城高速贯通，城中村拆迁改造，酒肆商厦林立，但底气差远了。夜里十点过后，车辆行人偃息下来，仅仅在路边，

卖烤肉烤鱼的摊点，烟雾缭绕，传来酒瓶的叮当声。蔺骥途坐稳了，双手放在桌案上，轻轻的，打出一组节拍。我请你喝一杯，好吗？小珂扮了个鬼脸，一耸肩膀，长长的睫毛直忽扇。蔺骥途明白了，径直来到吧台，跟老板耳语几句，工夫不大，老板端来一份炸春卷，两支啤酒，都有些蔫了。小珂，你就陪表哥聊会儿，没事。

小珂的眼睛瞪得多大，看着蔺骥途，你跟她说啥了？

没啥，蔺骥途呷了口啤酒，我说是你表哥，看看你，给了她两百块钱。

“你疯了？”

“没疯。”

“还没疯？”小珂的面颊霎时变得绯红。

蔺骥途哆哆嗦嗦，一把攥住小珂的手，再也不愿松开。许多天过去了，还在感慨，我是不是色胆包天啊？如果你拒绝了怎么办？或者，给我一巴掌，哭着喊着抓流氓怎么办？

你呀，小珂在蔺骥途的额头戳了一指头，悄声问，猪是怎么死的？

### 三

小珂跟蔺骥途好了。小珂是汉中人，在外事学院读工商管理，一家民办院校。毕业后工作没着落，又不愿回去，就在“领地”咖啡屋，当了一名服务员。也是先谋生存，再图发展的意思。读书期间，家里给了些钱，她非要炒股，说是钱生钱，将来出国留学，或是个人创业，就有了保障。结果正如老蔺所言，股市的水深着呢，几年下来，赔的赔，花的花，所剩寥寥。总不能两手空空回去吧，跟家里没法交代，小珂也是个好胜要脸的人。

跟老蔺好，小珂没觉得吃亏。老蔺的父母都退了，唯一的姐姐在红旗厂物业办当书记，兼工会主席。他新买的这套房算是小户型，两室一厅，阳台上摆满了花草。除了岁数大一些，别的，似乎没啥。小珂略显羞赧，那，我就搬来了？蔺骥途搓着手，搬，叫辆车吧。

不用不用，简单得很，你陪我一块过去，来回也就十分钟。

还真不远，就在马路对面的李家楼。衣物塞进拉杆箱，老蔺抱起铺盖，准备走了，同室的女友打了句咳声，你是找到下家了，我咋办？小珂看了看蔺骥途，学校还有单身汉吗？帅气点的，操个心。老蔺唯唯。路上，小珂

进一步解释，室友是她同学，在一家保险公司跑单，腿都跑细了……蔺骥途很是讶异，你们学工商管理的，工作不好找吗？

一个三本，有几个认真读书的，小珂吐了吐舌头，倒是带动了校园周边的经济，餐馆、网吧、歌厅，去晚了都捞不着地儿。

蔺骥途站下，倒吸口凉气，仿佛害着牙疼。你，英语四级过了吗？当然过了，小珂嘬着嘴，别小瞧人。老蔺皱了皱眉，我是想，家里供你们念书，不容易，在咖啡屋用不上吧？

谁说的？小珂站在斑马线上，准备横穿马路。有天晚上进来一老外，膀阔腰圆，头发都白了。可逮住机会了，迎上去，还没开口呢，老外说话了。姑娘，来两瓶啤酒，有烤肉没？陕西话，比我说得还顺，险些给晕过去……

老蔺苦笑着，摇了摇头，说啥好么，啥都不用说了。

距离是不远，却足足走了三十分钟。因为，打招呼的人太多，当然是跟蔺骥途蔺老师打招呼。要么寒暄两句，要么拉住了，长篇大套，很热烈，蔺骥途的脸上，始终挂着微笑。一个穿套裙的女人奔着赶着撵过来，将一兜苹果死活要他留下，说什么都不行，跟打架似的。蔺骥途无可奈何，发出一声喟叹，哎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小珂讪讪的，进了楼道，就开始抱怨，你的人缘也忒好了……不是我人缘好，蔺骥途放下苹果，将钥匙交给小珂，人们尊重的，是知识。

嗨，说你胖就喘，小珂捅开门，似乎并不解气，在老蔺的腰腹掐了一把，全是囊膈，你可得减肥呀。

归拢清爽，小珂看了看表，上班的时间到了。她拉住蔺骥途的手，别去咖啡屋喝啤酒了，比超市贵不少，想喝，在家喝多好，晚上回来我陪你喝。蔺骥途是真听话，就说了一个字，好。不再去咖啡屋，心里，却有了牵挂。等啊等，等到夜里十一点半，遛遛达达，去接小珂。在家里他可没闲着，洗澡水都烧好了，用粳米、花生、黑豆、葡萄干煮的粥在锅里煨着，留一盏台灯，橘红色的光影洒开来，他吹了声口哨，竟然是舒伯特的“小夜曲”。

到了“领地”门前并不进去，现在身份变了，不再是消费者，进去了，别别扭扭的，显得贫气。就在甬道徘徊，偶尔，透过玻璃幕墙张望。这一等可没个准，蔺骥途有备而来，捧一本书，立在路灯下，读得津津有味。

一次有辆 110 的巡逻车泊在附近，警察百无聊赖，从车上出来活动一下

腿脚。看什么书呢？警察问。蔺骥途把书一阖——《上帝与新物理学》。警察笑了，拿大盖帽扇着风，天哪，我儿子要有你这一半的精神……蔺骥途也笑了，现在的孩子负担重，作业都写不过来，哪有工夫看这些闲书？是啊是啊，警察给老蔺一支烟，客客气气，点上火。作业没完没了，看着就头晕，刚上初一，夜里十点以前就没睡过觉。写着写着，打起了盹儿，我媳妇心疼得直哭，你说说看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老师有病啊？

蔺骥途埋着头，沉吟片刻。老师没病，题海战术，无非进行强化，加深印象。初中每个年级少说有七八个班，这还是不咋样的学校，好一点的，就上了两位数。月考、季度考、期中期末考。表面上，考的是学生，背后，是老师。排名下滑了，绩效工资泡了汤，弄不好，年终奖比旁人要少一大截。再者说，老师也叫先生，知识分子，好脸的人，你带的班总在末尾徘徊，颜面尽失，跳楼的心都有。而老师的背后，又是主任、校长，他们更急，仕途经济，都火烧屁股了……

警察退后两步，你，学校老师？蔺骥途呵哧呵哧，乐得什么似的，眼睛够毒，以前是，现今靠边了。

“为啥？”

“不务正业呗，老讲些没用的东西。”

啥叫有用？啥叫没用？警察兴致盎然，往上提了提腰带。

蔺骥途望天，黑咕隆咚的，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月亮。他举起《上帝与新物理学》，譬如这本书，有用吗？没用，玄奥、漫无边际。从奇点到宇宙大爆炸，从黑洞到暗物质，对普通人来讲，真没用。但许多未知的东西、领域，就由此而孕育，脱颖而出，并将深刻影响我们的未来。不不不，不是影响，是决定我们的未来，没用吗？No，用处大得很。什么叫有用？立马兑现就是有用？忒势利了吧？简直匪夷所思。莫扎特的音乐、达芬奇的绘画、托尔斯泰的文字、庄子的哲学，有用吗？

蔺骥途眼里闪动着泪花，越说越激动，仿佛长久以来聚集的委屈、愤懑，来了个总爆发。警察脸色突变，啧啧啧，不知说啥好了。110巡逻车上还有位警察，探出头，老孟，有情况，赶紧走了。老孟一溜烟，钻进了车里。蔺骥途摸出烟，点上，踱来踱去。胳膊哪里拧得过大腿，拿鸡蛋往石头上碰，尽说些没用的。切记切记，再不可胡言乱语，把警察都吓跑了。这事闹的。



小珂拎着包出来，亲亲热热，挽住老蔺的胳膊，一路走，嘴就不带闲的。玩纸牌的客人输红了眼，吵得不可开交；一个老男人领着姑娘聊啊聊，喝了两壶咖啡，姑娘将鲜花砸在了男人的脸上……小珂冲了澡，一小口一小口嚼完粥，话还没完。我站了十个钟头，腰酸背疼，刚刚在椅子上挨个边，老板那张脸，呱嗒一下，吊得两尺长，真的，不骗你。我站着站着，都快睡着了……蔺骥途给小珂按摩着肩背，锁骨历历在目，他看不下去了。别干了，在家歇着吧。你养我呀？小珂撒娇了，一双腿在空中直扑腾。

老蔺摘下眼镜，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不是谁养谁的问题，而是应该的。

股市行情看涨，蔺骥途腰杆子硬得很，小珂就歇下了。真是放松了，足足睡了两天，眼泡都肿了，跟老蔺嘟囔，我呆着难受，咋办？老蔺呵呵一笑，似乎早有预感，你呀，真是苦孩子，会打麻将吗？

小珂的眼前，就是一亮。不过，她有些不放心，缓缓的，用绵软的胳膊，箍住老蔺的颈项。你该不会埋怨我，就知道玩，一点正经都没有吧？

“麻将，也叫麻雀，古称博戏，大众文化之一种。”

小珂摩挲着蔺骥途硕大的头颅，这里面可全是知识，我的蔺老师。

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，蔺骥途领着小珂，悠悠荡荡，趑进大毛的麻将馆。蔺骥途认识大毛，算是朋友的朋友。麻将馆甫一开张，学校正放寒假，去过几次，怎奈始终提不起兴趣，便很少光顾了。他跟大毛解释，不是我不照顾你生意，打麻将，靠的是运气，技术含量太低。

“那是，像你这种高智商的人才，最适合修剪灌木了。”

做生意的，最怕这类风凉话，言语之间，免不了刻薄。蔺骥途哈哈大笑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

大毛身材颀长，双睑，走道轻飘飘的。原先是红旗厂销售部的业务员，后来与人合伙搞餐饮，赔了，不得已，开了家麻将馆，“打锅”。蔺骥途郑重其事，将大毛叫到一旁，都有些诚恳了。是这样，小珂赢了钱她自己拿走，输了，记我账上。大毛咧着嘴，笑，他是不好意思，毕竟，拿话噎过人家，感觉对不住蔺老师。小珂不明就里，也笑。她是没想到，玩就玩呗，却立了个只进不出的规矩，也太那个啥了，都有些过分了。她娇羞带喘，拽着老蔺的胳膊，放心，我争取给咱多赢点，好不好？

“好。”那一刻，蔺骥途神清气爽，双手抱在胸前，晃，他是美的。